

蔡菜的第二次开放麦（讯飞转录版）

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 2021-09-05
13:04

蔡菜的第二次开放麦（afterparty 半即兴版）：关于大厂

caicai's second sit-down comedy : About job ostensibly but actually my sex experiences

2021.7 at a stand-up comedy after party, F Space, Beijing

大家好，我是蔡菜，这次开放麦的主题是工作，我很有话语权，虽然看起来不像，但我确实有一个工作，虽然看起来不像，但确实是个正经工作——在互联网大厂，在来大厂之前，我曾是一名亚文化编辑，但在做亚文化编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与大厂命运相连。

那个时候，我身边的女孩，头发粉的绿的紫的黄的，读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音乐，有思想有见地有审美有品位，一句话概括，对社会生产力毫无作用的一些人，她们都喜欢亚文化男孩，这很好理解，亚文化男孩嘛，放荡不羁，跟他打炮一定很爽，but i gotta to tell you my friend，大厂男孩，会把所有的放荡不羁，都用在操你上。

换句话说，for 亚文化男孩，打炮像打卡，but for 大厂男孩，打炮就是他妈的真正的亚文化。

我的大厂男孩遍布百度、快手、阿里、字节跳动、作业帮，我是互联网小道消息的交易大厅，脉脉拟人版，or i should say in bilibili way，脉娘。作业帮的是最先痿的，far before 互联网教育不行的消息广为人知之前，百度嘛，夕阳产业，因为床上表现好，说明公司人效比低，字节跳动，建议入仓，因为字节跳动的 can barely 动，阿里，行将就木，因为最后，只有阿里要了那个作业帮的，快手，no comment，他们给自己持续低迷的性能力和股价找了同一个借口——就是跟你讲什么叫长长长长期主义。

脱口秀稿子确实不应该有配图，but i just find it amusing.

但大厂男孩也确实可爱，听别人讲黄笑话我可能觉得无聊，可能觉得有趣，可能觉得恶心，但听大厂男孩讲黄笑话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黄笑话，我会为对方的拘谨感到愧疚，只能说，nice try，很悲壮的尝试，一次，一个大厂男孩给我发了一张带有性意味的图片，紧接着是一个坏笑黄豆表情，再然后是“没吓着你吧”，我想对这个男孩说，宝儿，你确实吓着我了，not because any 黄图，but because your definition and low expectation of 黄图。

一个朋友送我外号：互联网慰安妇。我只想说，你给你玩亚文化的男朋友交房租的时候也没这么横啊，你当你的亚文化维稳，我干我的互联网慰安，谁能活过咱们啊。

之所以我也会来大厂，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我念过大学，之后又去国外深造，在国外的時候，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和穷苦，但我仍全力以赴拿到了优秀的毕业成绩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真事儿来体现我的奋斗：当时，我蜗居在英国一个叫 Leeds 的城市的20平米单人宿舍里，一个朋友来到附近正好看望我，一进房间她就大惊小怪，说妈呀你这里怎么这么大酒气，她拿起我床头柜上的 canadian club 威士忌，带着白色标签，呈现出琥珀颜色的 canadian club，ask in panic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喝了多少，我很冷静地说，宝儿，你把我想的太颓废了，canadian club，那是我早上刷牙的漱口水。

anyway，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努力，我来到了大厂，大厂让我领悟了很多事，甚至文学。

在进大厂之前我看不懂卡夫卡，但有一天我顿悟了，原来《城堡》写的就是大厂啊，外面的人觉得里面架构复杂精密，扑朔迷离，每天在外面一圈圈打转也不知道怎么进去，而里面的人，讳莫如深、惜字如金，面对主角K的一切问题永远回答，在走流程了。

我们都有过那么一个阶段，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后来在媒体，我发现我不是主角，我是舆论场上指哪打哪的配角，再后来进了大厂，我发现我不是配角，我属于配重，这么说吧，有一次跟男朋友打炮，他进来的那刻我喊出两个字：

收到。

谢谢大家，我是蔡菜，hope you guys enjoy jokes i prepared for you tonight，周末愉快。

加入沙漏狗勾，群任务是每天给我讲一个黑人笑话：

